

范華 (Patrice Fava)

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

中國藝術與人類學

施舟人 (Kristofer Schipper) 序

從110 到 114 頁

韓信復仇記

即使身在北京我也一直與湖南的道長們保持著聯繫，他們會給我寄來書籍並且還會邀請我參加將由他們主持的各種儀式典禮，比如：授職儀式、醮、成年禮儀式、朝聖、寺廟的落成典禮。陳德美道長甚至為我撰寫過一本小冊子，裡面完整介紹了我參加過的一次“謝恩醮”。這將有助於我對我的影片檔案進行分類整理。日復一日，他將儀式的名稱一一標註出來，並且還加註幾首祝歌文本，相關祭壇及其用具的詳細說明。他在前言中詳細列舉出他經常做的二十八種醮和四種元皇傳統的願¹。恐怕在這個世界上也只有印度的婆羅門僧侶會踐行種類如此繁多如此複雜的儀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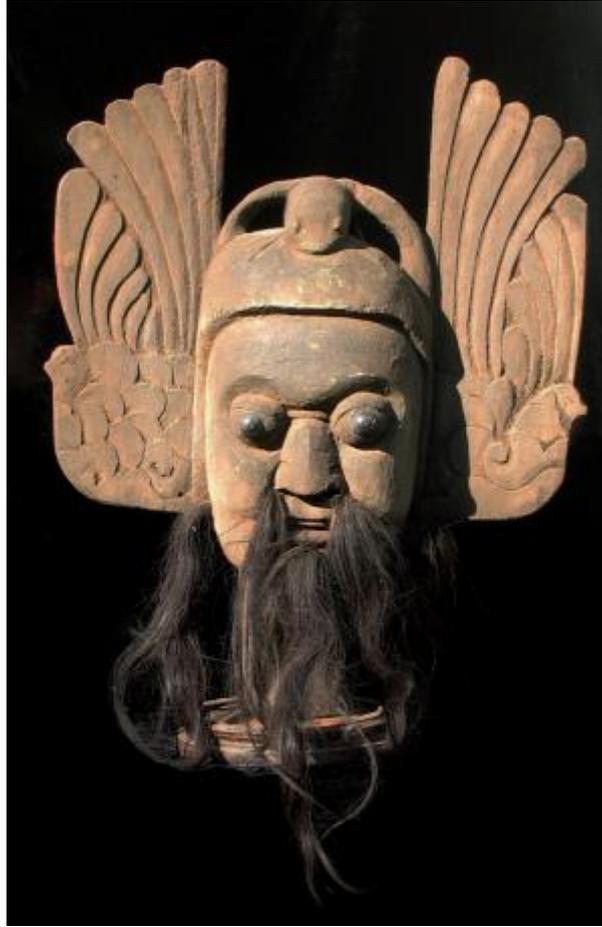
從此陳德美道長對於我而言就像是馬塞爾·格裏奧列（Marcel Griaule）《水神》中的大聖人 *Ogotemméli* 一樣²。他有一個法名，名為法鴻，一個道名，名為陳寬任。在一次大型儀式中他還說出了自己的職名：“謹依天臺品格敕旨旌封奏受，上清三洞五雷經錄，九天金闕，玉真土部尚書，行先天元皇兼南北二院，考判三界不正鬼神事，小臣陳寬任。”其法壇叫做“普照法壇”。他自認為是唐代（公元七世紀）一位道士的傳人，其名為曾法奇，山東人士，曾作為隨從侍奉在皇帝李世民（627-649）派去開化梅城（現安化地區）的使者們身邊。曾法奇負責為這個由朝廷重臣張丁帶領的使者團治邪治怪。曾法奇道長所屬道教宗派代代相傳至今，其師父為曾法盛。他是這個宗派的第三十三代傳人，其開山祖師生活在距今約一千三百年前。

大家經常說他是那一帶香火最旺的道士，香火一詞經常出現在神像意旨之中，是用來形容一種崇拜的繁榮，但也會用來形容一位道士因其聲望所能召集信徒的能力。

在他的一封信中，陳德美曾向我透露他正準備舉行一次都猖願，這是他所踐行的儀式中最具有戲劇性的一種。1949 年之前他曾和其父親共同主持過都猖願，這也是五十多年來第一次再次舉行該儀式。這是一種為了紀念韓信而舉行的儀式，很久之前我便偶得一副韓信面具，其眼睛是玻璃制的，此面具是我在新化一位舊貨商的倉庫裏淘到的，鑒於其當時的狀態可以推斷這副面具應該是出土文物。

¹為專家學者們列舉出，至今在湖南省仍能夠看到的醮和願： 二十八醮：1.羅章大醮 2.太平清醮 3.水火醮 4.回關醮 5.迎龍謝屋醮 6.天章雷醮 7.解冤釋罪醮 8.延生壽醮 9.奏職陞銜醮 10.祈晴禱雨醮 11.會兵醮 12.萬民金鎖醮 13.童關度欸醮 14.點眼開光醮 15.水府龍王醮 16.收蟲滅蝗醮 17.上元醮 18.中元醮 19.下元醮 20.曹官醮 21.血湖醮 22.謝恩醮 23.辭瘟阻疫醮 24.地母醮 25.觀音醮 26.五嶽醮 27.城隍醮 28.神靈壽誕醮。四大願：1.都猖大願 2.行儼大願 3.沖儼願 4.求嗣良願。

² 馬塞爾·格裏奧列（Marcel Griaule），《水神-斗宮族的神話世界》（*Dieu d'eau. Entrétiens avec Ogotemméli*），巴黎，橡木出版社（Le Chêne），1948 年。



韓信（湖南）

另外，我在湖南所發現的手抄本中，有一些是有關都猖願的。這些手抄本是民國三十八年之物，由歐陽洪慶道長親手謄抄而得。手抄本上記載了一個有關茶山洞創立的神話故事，並有其相關描述，元皇派神系名錄，韓信也位列其中。有一整冊記錄著道士與多位神明之間的一系列對話，其中包括：開山祖師、引路先鋒、土地、城隍、四值功曹、五猖、玄都道士、凡宮和尚、包公師主、鍾馗。這些都是儺戲中的主要角色，最近人們對儺戲有了重新發現，這是一種戴著面具進行演繹的戲劇。專家們喜歡將其比喻成一塊可以追溯至遠古時期的“活化石”，尤其自宋代起，儺戲便成為了一種驅邪的道教戲劇。但是如果說道書是描寫道教歷史的珍貴文檔的話，幾乎不可能通過閱讀道書來瞭解是如何舉行儀式的，有時甚至都無法讀懂書上的內容。歐陽洪慶道長的道書也是如此。在謄抄這些道書時，他一定無法想像到在不久的將來他的所有道教活動都將被禁止，而且在近半個世紀的時間裏都猖願都被禁演。



歐陽洪慶道長的都猖願手稿（1949）

二零零一年四月的一個早上，那些講述韓信暗殺、神化以及復仇故事的大型戲劇型儀式中的所有人物將重回人們視野，重返歷史舞臺。安妮·倫巴底·尤爾丹（Anne Lombard-Jourdan）寫道：“一種宗教崇拜如果沒有教士對其進行踐行就會衰退。沒有抒情詩人吟唱，人們會逐漸忘記過去。”³ 韓信傳說是一部傳奇性史詩，如果它能夠有施耐庵⁴這樣的作家，就可以像《水滸傳》一樣流芳百世，這真是一件憾事啊。

陳德美是這樣概括這個傳說的：

“西楚霸王項羽和漢王劉邦為了爭奪政權，而展開了一場楚漢之爭。項羽建都於陝西長安，劉邦（建立西漢王朝的漢高祖）建都於西蜀，即現今四川省成都市。項羽乃西楚霸王，所向無敵。漢軍慘敗。漢軍謀士張良潛入楚國，刺探敵情，並找到同謀⁵。他發現有一位叫做韓信的非等閒之輩，任微職於楚國。張良勸說其應募加入劉邦軍隊，最後韓信接受了他的提議。因其才華出眾很快便得到了劉邦右臂蕭何的賞識，在戰前作戰會議中竟三次對其大為讚賞。戰士們更是對韓信馬首是瞻，最終他率領漢軍攻打項羽。在不到五年的時間裏，韓信助劉邦奪得天下。換句話說，韓信是這個延續了四個世紀之久帝國的開國功臣。他的名字被刻在銅鐘以及青銅鼎上名垂千古。然而新登基的皇帝漢高祖看到韓信逐漸成為被過譽而功高蓋主的英雄，開始不信任他，準備將其剷除。漢高祖的兩位大臣蕭何和陳平擬定計劃。因心狠手辣而被世人所熟知的呂后，策劃了一場陰謀。她派韓信去未央宮（《司馬遷史記》中的長安宮）赴宴。因不勝杯杓，韓信便爛醉如泥，不省人事，被人抬至漢高祖妹妹的閨房之中。

³ 安妮·倫巴底·尤爾丹（Anne Lombard-Jourdan），《狂歡節的起源》（*Aux origines de carnaval*），巴黎，Odile Jacob 出版社，2005 年，第 28 頁。

⁴ 施耐庵和羅貫中，《水滸傳》由譚霞客（J. Dars）翻譯成法語版本（*Au bord de l'eau*），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Bibliothèque de la Pléiade，巴黎，1978 年。

⁵ 張良是一位經常在都猖願中被提及的歷史人物。在司馬遷《史記》（史記 55 冊）以及《漢書》（40 冊）中均記載有其人物傳記。葛洪以此為例。據他所說張良修道 黃石公不僅為其出謀獻策而且還向其傳授長生不老之秘方。（參見《神仙道》節選自第 101-102 頁）。很多傳說以及一些戲劇都和張良有關（參見雷威安（André Lévy），《張良嚮道傳》，《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Inventaire analytique et critique du conte chinois en langue vulgaire*），第一部，第一冊，巴黎，法蘭西學院/高等漢學研究所，1978 年，第 45-48 頁）。在《清平山堂話本》（譚霞客 J.Dars 譯註，巴黎，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認識東方》，1987 年，第 375-386 頁）中的《道徒張子房的故事》里，張良公開譴責韓信遭刺一事，並且隱世於白雲山。張良作為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的祖父受到道士們的敬仰。有關《太公兵法》傳承軼事也成為兒童讀物中被人津津樂道的故事。一位老人讓張良幫他尋找自己丟失的一隻鞋。這位年輕人十分謙遜地為他拾起鞋子並且幫他穿上。這位讓其拾鞋的老人是一位仙人，五天之後，贈與張良一本兵書，不久之後這本兵書使張良成為了劉邦的左膀右臂。

他被人寬衣解帶，褪去鞋襪，平躺在床榻上。睡眠惺忪之時，便被冠上大逆不道之罪，被判斬首。在刑場上，韓信身首異處。頭上三尺有神靈，老天立即派來兩隻鳳凰找回韓信的頭顱，並將屍首重新黏在一起。神鳥在金鑾殿上空盤旋，鳥喙上各叨著一隻耳朵，直到它們發現韓信的屍體。在此期間整個金鑾殿都籠罩在濃霧之中。韓信升天成為星宿，在凡間是山神，在陰間則是判官。

“就在這個時候，漢高祖病入膏肓。太醫們都束手無策，沒有一劑良藥對其病症有效。漢高祖已危在旦夕，故在全國各地出榜懸賞，尋遍名醫以及道行高深的法師。凡是能夠醫治好皇帝者將賞千金，封萬戶侯。有一位來自成都地區，名叫朱鶴的法師，偶然間看到告示。看過告示上的內容之後，他便揭榜揣入懷中上京救聖。在金鑾殿上，他上稟漢高祖，他需要進行一場自商朝就有，名為“還沖儺願”的法事，另需高法興道長和王法勝道長輔其左右。這一法事需要藉助兩位神靈的法力，分別是東山聖公注生府君和南山聖母救難夫人。在皇宮裏，朱道長按照先輩傳授給他的步驟一一部署，然而在勾願這一步時，當事先準備好作為祭品的肉被奉上，禦廚掀開鍋蓋時，鍋裏竟然是空的。朱道長似乎並不為所動，繼續進行法事。然後他又命禦廚重新再煮一塊肉。待一切就緒，他再次勾願，命人奉上祭品，當禦廚正在準備肉時，一個臉色蒼白，長得像機關職員或者說書蟲的小傢伙，從爐子裏躡出來，正啃食著一塊生肉。廚子失聲尖叫。光天化日之下，妖潛入廚房偷肉是很罕見。朱道長問其是邪、是怪，抑或是精，並解釋到已經為其準備了另一塊肉，然而，他還是留在廚房不願離去。突然從爐子後面躡出來一個黃臉的男人，嘴上長著兩撇鬍子，正奪取三塊肉。朱道長知道他不善罷甘休，便決定前往龍虎山天師府向天師請教如何剷除此妖魔。皇帝賜給他一支護衛隊，皇宮裏鑼鼓齊鳴為其送行。他們披星戴月，日夜兼程。到達龍虎山之後，朱道長請求拜見天師，然而後者卻未卜先知，預料到會有一位密使前來，向其拜求除鬼驅魔所需的秘訣和法器，故一直等待朱道長的到來⁶。

他說道：漢高祖不顧韓信立下的汗馬功勞，設毒計將其謀害。這一做法可謂天理所不容，韓信在幽冥不服，指使鬼邪作怪纏身，漢高祖即患重病。為了尋找能夠醫治好皇帝的病並為其除鬼驅魔的方法，你已走遍千山萬水，我將傳授於你可以降妖伏魔的“錦堂”密籍。當你到達烏雲洞府時，需恭請十大都猖助你降妖。在請神儀式之後，隨即朱道長使命十大都猖帶領兵將隨其前去驅鬼。洞府門口有一位婦人看守著。

“隨後天師贈予朱道長一面令旗、一條鐵鏈和一封印有封印的信劄，在信中他下令捉鬼，並將其斬殺，為了祭奠韓信，為其獻祭一頭豬、一隻羊和一頭牛。得到這些指令之後，朱道長便返回京城重整皇家宗祠，供奉上韓信、五嶽聖帝聖母、東山聖公和南山聖母神牌，以及重新舉行都猖願。在鐵叉山上按照天師的指示修建，並為五嶽大帝修建祭壇，然後佈置一個陷阱旨在將妖魔置於死地，開膛破腹。豎立十面幡令召集三界四府、名山仙洞的神明和地靈一同捉鬼。”

陳德美總結道，鬼被捉住後，漢高祖病即痊癒。為了贖罪，皇帝承諾每年從庚日也就是“白露”前三天或者是後四天開始十天的時間裏，由韓信在天上代替其坐十天天下。

⁶ 關於天師在道教體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參見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所著《官僚主義，稅收和正義：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國江南地區的道教與建築》（*Bureaucratie, taxation et justice. Taoïsme et construction de l'Etat au Jiangnan, XVIIème- XIXème siècle*）載《社會科學歷史年鑒》（*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2010年第4期，七/八月號，第1011-1012頁。在文中他寫道：“天師首先扮演著法師的重要角色。在生者被死者鬼魂附身，並在當地道士在城隍廟中進行法事後都不能驅邪的情況下，當地道士會請來天師助其一臂之力。”



韓信頭部兩側的鳥代表著從天而降的鳳凰（十八世紀）高 40 厘米



韓信雙耳兩側分別是一隻神鳥。神像原先應該還有鬍子和絡腮鬍。
(公元十八世紀)。高 40 厘米



都猖願時佈置在戶外祭壇上的韓信神像

陳德美所述部分史實被記錄在司馬遷的《史記》⁷一書中，然而如今重新由道士舉行的都猖願比起歷史劇似乎更像是神話傳說。讀都猖願故事時，必須先想像出說書人打著快板，雙眉緊蹙，隨著劇情走向，語速時緊時慢敘述著故事時擺出的那種姿勢。在湖南省或者江西省的某個犄角旮旯，一定還有一些老遊吟詩人知道這故事並且還能將其吟唱出來。道士們則將儼戲中的驅邪傳統變成了神秘劇。尼采（Nietzsche）認為悲劇是古希臘藝術之最，在希臘悲劇中體現出了希臘精神。我們也可以如此評價道教科儀尤其是“都猖願”。“都猖願”就像古希臘戲劇的“降神機”（*deus ex machina*）⁸。

都猖願的頭兩天主要是舉行請神和蕩穢儀式，這兩種儀式都是醮中常見的儀式。每次都必須搭建道場準備符水，撰寫將發往天庭各司的文疏和預報。但是從第三天起，向天庭傳所有請願文疏準備好並且蕩穢之後，便開始韓信的神化故事，演出的地方不在一個外面的戲劇台，而是在道壇和外壇，戲劇完全融入到儀式之中。儀式有時在壇場舉行，有時在專門搭建的道場舉行。道士們將扮演由兩隻鳳凰將韓信頭顱粘合回去的儀式以及韓信的神化。他們會請出十大都猖來降妖除魔，並負責殺豬宰羊斬牛祭祀韓信。韓信作為漢朝未漢化地區的平定使者時，被俘關在烏雲洞，十大蠻王負責看守邊境和巡山。十大蠻王後來成為十大都猖，違心地效命於韓信，從此成為韓信在幽冥的兵將。天師調遣都猖將其作為解藥，因為除了這些渴望復仇的鬼神之外，還有誰能夠戰勝附身於皇帝體內的妖魔呢？

這些不守章法的兵將們化身為審判者，在儼戲以及韓信復仇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他們每一位都是有故事的人，並且向一位將祭壇建於鐵叉山的道長講述自己的故事。道長向他們傳授手訣、法力以及龍虎山天師法器。

⁷ 沙畹（Edouard Chavannes）翻譯了《史記》（*Les mé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並且對其前 52 章進行了評註，巴黎，拉魯斯出版社，1895-1905，第 5 冊，由梅松新（Adrien Maisonneuve）於 1967 年重新編輯出版。第 6 冊於 1969 年出版。雅克·班巴諾（Jacques Pimpaneau）對《史記》譯作進行了完善翻譯了一些傳記：《司馬遷史記列傳》（*Sima Qian, Mémoires historiques. Vies de Chinois illustres*），巴黎，Philippe Picqueier 出版社，2002 年，隨後《司馬遷史記列傳》，巴黎，巴黎友豐出版社，2009 年。其中第 417-437 頁，有關韓信的故事是第一次被翻譯成法語出版。還可以參考由華茲生（Burton Watson）翻譯的司馬遷《史記》英文譯本（*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紐約和倫敦，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1 年，共二冊。元朝和明朝的很多劇作家和小說家在創作時都深受韓信傳奇故事的啟發和影響。京劇愛好者還可以聽聽《蕭何月下追韓信》錄音，劇中由周信芳扮演蕭何，劉少春扮演韓信，朱春霖扮演劉邦。韓信還入選為中國歷史名人（參見《中國名人》，中國書籍出版社，2004 年，第 66-67 頁）。

⁸ 范華（P. Fava）拍攝的一部以“都猖願”為主題的紀錄片：《韓信復仇記：還都猖願》（*La revanche de Han Xin, un Mystère taoïste*），片長 1 小時 35 分鐘，2005 年出版，EFEO/CNRS Images（法國遠東學院/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映畫出版，法語/英語/中文版）。該部紀錄片榮獲 2009 年國際人類學與民族學聯合會第十六屆大會電影節優秀獎。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映畫發行出版，網址：<http://videotheque.cnrs.fr>。



十大都猖之首駕到



向道長稟報

我有很長時間都無法翻譯“都猖願”一詞，該詞是由“願”和“都猖”組成。它還有一個更全的名稱叫做“還都猖大儺願”。“都猖願”隸屬於“元皇”科儀，也就是地方道教傳統和儺戲。在江西省儺廟中還能看到韓信神像置身於元帥之中。在湖南省韓信成為法師的主神，被供奉在法師祭壇之上。湖南學著馬少僑在一篇刊登在《楚風》雜誌的文章中，憶及他們家族的法師馬法清，手裡捧著韓信頭顱的木雕，背篋裏裝著其他神像和法器，奔赴正在舉行儀式的道場的情景。他補充到也只有在這個時候，馬法清法師才會把韓信神像請下他的祭壇。馬少僑還給出了另一個略有不同的漢初戲劇版本。他寫道：“韓信被斬首之後，漢高祖命人將其頭顱掛在城南城門口示眾，但是不久之後，兩隻耳朵便變成一雙翅膀，頭顱飛至皇城，緊緊抓住屋樑三天三夜哀嚎不斷。漢高祖皇帝為了安撫受害者的亡靈，准許韓信每年可以代替他治理國家一個月時間，並且敕封他為韓王天子。秋末時分，當空氣變得潮濕，飄著濛濛細雨和濃霧，被稱為“沾天”的時節便開始了，老百姓就知道韓信開始坐天下了。”馬少僑認為韓信之後取代了被稱為壇王天子的壇神，而在他看來斬牛祭祀韓信是對韓信被斬首的一種模仿複製。這一說法無疑並沒有什麼實質根據，但是他所呈現出來的其村莊所舉辦的祭祀活動和洋溪鎮的祭祀活動如出一轍。“柔韌的竹竿牢牢地插在地上，竹竿另一端上綁著牛鼻環。當用刀砍下牛頭時，竹竿瞬間彈直，牛頭一下子飛向天空，留下一道長長的血痕。”⁹

這種祭祀是一個真正的謎團，甚至可以說是道教學者的肉中刺。正如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所解釋得一樣，事實上，自天師道成立以來，道士就堅決反對血祭。在湖南省所發生的這一切似乎有違我們一直堅信的東西，並且與道教神學的基礎真理背道而馳。該如何解釋這一反常現象或者說是挑戰？可以給出的一種解釋是，這種祭祀源於繼承了處於正一派邊緣的巫術和嗜血傳統的元皇科儀，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知道自從唐朝以來尤其是到了宋朝，道士便成為地方崇拜的守護者，為此應該是他們重新恢復了民間宗教祭祀儀式。丁荷生（Kenneth Dean）從中看到了寬容。他們知道在不違背其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適應現實與時

⁹ 馬少僑，《千奇百怪的“梅山”神話》，載《楚風》1989年，5-6月號，第101頁。

俱進。他寫道：“道教不會強制性規定其教義。”¹⁰ 總所周知，宮廷裏的道士們不但生活在皇帝身邊，而且還參加並且負責安排在北京天壇舉行的皇帝祭天儀式。在這個意義上，索安（Anna Seidel）所說的“道士們所譴責之事往往正是他們自己所做之事”似乎非常有道理。異教和正教似乎並不像人們想像的那樣水火不容，如同在所有宗教中，總有一個隨時會突然重現的古老本質。基督教自康斯坦丁時期起就從未停止對血祭和異教神的反對，也許基督教也回歸了異教？雖然道家一直譴責淫祀、生肉祭和附身崇拜，然而根據實際情況需要，他們也會參與其中。還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對於那些進行祭祀的人而言，“獻祭並不算殺生”¹¹。

在此可以再次引用索安的論文，她在文中以非常巧妙的方式，展現出在漢朝末年，當皇帝失去天命時，道家將天命據為己有，並且提出在儒教中尋求社會和政治替代品。天師成為過去社會準則的擔保人，通過醮道士可以維持太平，達到天人合一。索安寫道“漢王朝的隕落以及道教在四川的建立，是兩個相繼發生的事件，眾所周知，兩者之間並非毫無關聯。正如石泰安（R.A.Stein）所指出，從精神層面上看，天師創立道教可以被視為是一種漢帝所失去的宇宙統一的復興。漢王朝衰敗之後，天師和其祭司被認為是中國人的超自然管理者。此外，數百年之後，道士認為他們自己所賦有的神賜能力和職責，完全和奉天承運的皇帝所具有的宗教權威相一致。”¹² 在中國兩大王朝唐朝和宋朝時期，道士是皇室正統性和道德的保證，儘管命運的挫折和競爭使道家與佛家、儒家進行對比，道士仍然在中國歷史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時至今日，當道士穿著刺有龍紋的錦緞道袍舉行祭禮時，他們公然地以真正的承天命之人的身份示人，在洋溪鎮宰牛祭祀（太牢）只有皇帝才有權主持，這也是被道家擅取的眾多帝王特權之一。

都猖願儀式還讓人聯想起葛蘭言（Marcel Granet）在他的《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Danc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¹³中極好地復原了的領袖權威的建立過程。通過都猖願，我們進入到了一個神秘的時間。葛蘭言（Marcel Granet）寫道，夏朝開國君主大禹，在繼任王位之後，四方太平，重新統一了在會稽郡的封臣。防風因為遲到，大禹將其殺死。兩條龍從天而降盤旋在大禹身旁。大禹派大臣范成光禦龍，飛行至域外（另一個版本的故事是說大禹親自前去）。在途中他被防風的兩位諸侯偷襲，他們希望為其主公報仇。突然風雨大作，雙龍飛升。防風的兩位諸侯心生畏懼，用利劍自刺其心而死。大禹於心不忍，將利刃拔出，為其醫治救其性命。

在這段敘述中還包含有關爭奪政權、刺殺、復仇、神獸介入、康復、贖罪等主題，以及和仙逝相關，然而夏禹大會諸侯於會稽郡計功和韓信斬首之間的不同之處便是勝利者和戰敗者身份反轉了，大禹因殺死一位諸侯而樹立起威望，漢高祖在中國歷史上留下的僅僅是一個野心家的回憶。葛蘭言對其評價頗為犀利，將其稱為“平民野心家”。在很多神話戰役中，大臣不僅是君主的代表人，也同樣是其對手。

和防風一樣，韓信被描述成長著一雙牛耳朵的怪物，會被人們尊奉為神。和防風一樣，韓信從英雄變成了當地神。在會稽郡，防風被尊奉為風神供奉在禹廟，而會稽山變成為了大

¹⁰ 丁荷生（K.Dean），《中國東南地區的道教儀式與民間信仰》（*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in Southeast China*），節選自第 13 頁。

¹¹ 關於祭祀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以及影響，參見祁泰履（Terry Kleeman），《淫祀和血腥的食物：中國傳統中的祭祀、互利共生和暴力》（*Licentious Cults and Bloody Victuals. Sacrifice, Reciprocity and Violence in Traditional China*），《亞洲專刊》（*Asia Major*），第三系列，1994 年 VII/1 冊，第 185-211 頁。

¹² 索安（A. Seidel），《皇家珍寶和道教儀式：偽經中的道教根源》（*Imperial Treasures and Taoist Sacraments. Taoist Roots in the Apocrypha*），載由司馬虛（M. Strickmann）編輯的《密宗與道教研究》（*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第二冊，布魯塞爾，比利時高等漢學研究院，1983 年，第 291 頁。也可參考《道教研究編年史》（*Chronicle of Taoist Studies*），《遠亞叢刊》（*Cahiers d'Extrême-Asie*），第五期，1989-1990，第 223-347 頁。

¹³ 葛蘭言（Marcel Granet），《中國古代舞蹈與傳說》（*Dances et Légendes de la Chine ancienne*），巴黎，Félix Alcan 出版社，1926 年，第二冊，於 1959 年重版，由雷米·馬修（Rémi Mathieu）校訂加註的新版本，1994 年。

禹崇拜的中心。勝利者和戰敗者肩並肩被人們頌揚讚美。在儼戲主要流行地區之一，江西省萍鄉市，劉邦面具旁邊還擺放著韓信面具。葛蘭言補充道，為了紀念防風，在一種古老舞蹈中三位表演者，披頭散髮進入一種附身狀態，模仿著風的呼嘯聲，對著一根長三尺的竹竿吹氣。防風的頭像是由泥土和木頭製成的，一頭長著一對牛耳的蛟龍，雙眉緊蹙。因此有時防風也會以代表風神的公牛形象出現。

葛蘭言認為這一古老舞蹈是為了紀念發生在防風與代表雷鳴的大禹之間的一場戰鬥的一種儀式。風雷之斗是大禹會諸侯於神秘國度會稽的結局。似乎在一場儀式戰舞或者斗舞之後防風便被處死。這一出戲劇性的打鬥也大大提高了大禹在人們心中的威望。

湖南道士所表演的是被葛蘭言稱為“儀式戲”的戲劇。韓信傳說並非無中生有，屬於一個更加古老的模式。先知、大臣、敵手的祭獻，標誌著新王登基以及新王朝的建立。正如葛蘭言所寫到的那樣，死亡開啟了神職生涯。被後人尊奉為偉大的道教祖師之一的大禹和被後人羞辱的漢高祖之間所存在的對稱關係，也同樣存在於造反者防風和勝利者韓信之間，雙方的死亡為他們打開了通天之門。韓信和大禹的功勳對比更為必要，因為“都猖獗”似乎直接出自於“古代中國的舞蹈和傳說”，而這一對比同時也豐富了葛蘭言用來重構古代信仰系統所引用的神話故事。英雄死而復生是一個很普遍的宗教主題，根據情境，一般會伴隨著大自然的復甦和四季交替，同樣也象徵著與消除惡靈有關的贖罪計劃。此外道士之所以上演韓信神秘劇這出戲就是為了驅邪除魔。



五嶽道場，最裡面的是韓信祭壇

在韓信所率領的神兵鬼將中，還有導致皇帝生病的茹毛飲血的小鬼。誠如《天心正法》所記載，在宋代驅邪儀式中也存在與此相同的捉鬼驅邪主題，這一主題深受巫術習俗影響。在萍鄉還存在一種由戴著面具的演員演繹的名為《捉小鬼》的儼戲。同樣的場景也出現在救壇儀式上，陳榮盛道長手持法劍，繞著法壇追拿一位身穿虎皮紋衣服，正在偷道觀香爐的小鬼¹⁴。這場戰鬥最終以小鬼的皈依為結局，他會成為祭壇的守護神——土地公。施舟人認為這個小鬼正是被張道陵降服成為其坐騎的老虎，然而他還補充道，此小鬼戴著黃綠色的上古

¹⁴ 施舟人，《如何創建聖地》（*Comment on crée un lieu saint local*），節選自《中國宗教》（*La religion de la Chine*），第 305-327 頁。

時代面具，佩戴著一對犀牛角和一對野豬獠牙，這一形象很自然地讓人聯想到上古原始部落首領蚩尤，大約五千年前蚩尤被黃帝殲滅，後者統一華夏成為中華民族始祖。



被狷逮住後，惡魔被傳訊至道士跟前

都狷願也可以被歸類為“獻給妖魔”的戲劇劇目。整個社區民眾親眼目睹妖魔被就地正法，是一種體現出成功驅魔除妖，重保一方安定的方式。對於一般人來說，這一時刻是這些天的高潮。事實上，道士通過儺願這一儀式來為像韓信一樣蒙受不公正對待的受害者討回公道。觀禮的信士們在按照十分詳細規則搭建的一千平方米的巨大露天道場中隨意走動，他們還會參與到儺戲之中，就像中世紀在耶穌基督受難日基督徒們會演出受難劇再現那悲劇性的一幕。

除了具有一般戲劇所具備的宣傳功能外，都狷願儀式首先還有還願獻祭的價值。目前主要是為了還願的陳輝先生資助祭典，這難免讓人聯想到古希臘玄秘宗教啟蒙儀式之一的宰牛祭神儀式。將牛血曬在地上和身上也是一個非常昂貴的儀式，但這是為了保證信士在二十年之內都能願望成真。中國宗教和古希臘宗教一樣都是一種以許願為目的的宗教信仰，而神明們則具有實現信徒心願的職能。

還有另一種方式去詮釋這一儀式戲。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批斗的老鴻儒粟海先生，認為這種儀式戲是一個變相的政治批斗。他解釋道在漢高祖皇帝登基之後，他禦賜封地給其七位近身侍衛，其中包括韓信、吳芮和梅鋗。最近在安化還建有一座供奉梅鋗的廟宇，他義憤填膺地譴責刺殺韓信一事，憤然請辭。其後繼者暗地裡利用儺戲，仍繼續和皇帝作對，道士們借鑒了梅鋗的譏諷詩。很可能自漢代起梅鋗便被封為長沙王。在儺戲中，有一位具有貓科動物特徵，叫做貓公的人物，是道教都狷願中的惡魔。他有時也被稱為沛公，這人就是出身於山西省沛縣的劉邦。戲裏的惡魔就是皇帝，道士們會演出其死亡的場景。另外，道士們在貓的額頭上明確地寫上了一個“王”字。在儺戲中為了紀念韓信以及其功績，會召請來梅山狷兵狷將。都狷願可以說是一部異端作品，一種充滿嘲諷的戲劇。

這種思維方式與一種文學傳統有關，它把一切都解釋為歷史的產物，即使在神聖的戲劇中，也可能有一個強大的政治維度，這完全符合施舟人所定義的“雙重政體”的社會背景，一

方面是皇帝，另一方面則是當地社會和通過不同形式進行慶祝的當地節日。正如杜梅斯（Dumézil）所寫道的：“如果將講述神話故事的人的生活剝離出來，那麼神話就無法被理解。雖然遲早會被稱為專有文學生涯，但他們並不是戲劇性創造或者免費詩歌，和社會以及政治組織、科儀、法律或者習俗均無關；他們的職能並非是證明這一切，而是將那些組織或支持這些的偉大想法用圖像表達出來。”¹⁵ 因此都狷願就是一部將歷史與神話融合在一起的獨特作品。事實上，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韓信是一位頂尖的戰略家，也是一位悲劇英雄，就像是希臘劇中的悲劇英雄一樣。道家已經將韓信融入了他們的宇宙學和眾神之中，並且他們讓這位無冕之王成為了一位能夠代表他們的標誌性人物和發言人。這位謀反者就象徵著道家。

都狷願似乎只在新化地區流行，成為當地之“玄秘”，在某種意義上就像是耶穌基督奧秘或者古希臘玄秘儀式。另外在江西省萍鄉市，會上演唐、葛、周大將軍奧秘儀式，但是在萬載周邊地區，則是流行地方聖人歐陽金甲大將軍的秘密祭禮。他帶著二十四名蒙面護衛隊長走村串鄉。在溫州市會上演其創立者溫瓊的玄秘儀式，他也是道教四大元帥之一。在安徽省荊州市為紀念在睢陽之戰中喪生的張巡和許遠，會舉行慶典，勞格文描述到這一慶典會讓人聯想起韓信的復仇和奧秘儀式類似¹⁶。我們還能夠以福建省的媽祖或者保生大帝為例，每一個地方都有其特有的玄秘儀式。其中有一些仍然流行見證了地方崇拜所扮演的主要角色。儘管 1949 年以來一直存在多種禁令，多元性文化仍倖存了下來，為了紀念神明而舉行的無數慶典則是從一個地區到另一個地區發現這些多元性文化的機會。每一個玄秘儀式都很隱晦地表達了道教所特有風氣和世界觀。都狷願是道家如何通過拯救漢高祖來尋求朝廷庇護，並因為譴責皇帝行徑從而擺脫朝廷的例子，我們處於中國非官方代表與他們所服從並希望融合的權威之間對峙的核心。道士與狷結為盟友在做法事時將其召喚助其一臂之力，為這部劇提供了鬼神學背景，使其更具有真實性，這終究是一場善與惡之間的較量¹⁷。

【本文節選自范華（Patrice Fava）*Aux Portes du Ciel, la Statuaire Taoïste du Hunan, Art et Anthropologie de la Chine*（《通天之道：湖南道教神像——中國藝術與人類學》，劉成、巫能昌譯。中譯本收入西南交通大學中國宗教研究中心《中國宗教研究特刊》，將由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出版）。】

¹⁵ 喬治·杜梅斯（Georges Dumézil），《神話和史詩》（*Mythe et épopée*），巴黎，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第一冊，1968 年，第 10 頁。

¹⁶ 勞格文（John Lagerwey），《徽州鄉村宗教的初步評估》（*Village Religion in Huizhou.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未曾發表的調查報告，2010 年 6 月）。

¹⁷ 在印度尼西亞，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對讓特（Rangda）和巴龍（Barong）進行了比較，這兩個詞是最能代表巴厘島人的嚮往和恐懼的神話表達方式；參見《作為文化體系的宗教》（*Religion as Cultural System*），載《文化解讀》（*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紐約，基本書局，1973 年，第 116 頁。